

淺談李奇茂先生的速寫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Lee Chi-Mao's Sketch

張春新

Zhang, Chun-Xin

前重慶大學國畫院副院長

奇茂先生走了，走得我很不適應。那高高魁梧的形象總是在我的腦海裡出現。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那些向先生討教的日子裡，一幕幕好似銀屏畫面一樣浮現在眼前。記得一次在台灣淡水的奇茂先生家裡，我們談學術問題至深處時，我問及先生為什麼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時，師母走到一個立櫃前，拉開抽屜，笑著說：秘密都在裡面。我們走近立櫃，幾個抽屜裡裝滿了飛機票和輪船票，我們楞住了，這裡面裝著先生曾經寫生走過的地方留下的票證。先生曾經背著畫夾走過了120多個國家，用速寫記錄了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在這各種顏色的票據裡能依稀可見奇茂先生艱辛的藝術采風歷程。

李奇茂先生1925年出生在安徽渦陽，從小就喜歡習畫，並在高校得到了正規的繪事訓練，先生擅長速寫（動態素描），這與他自己最後畫中國畫人物畫和動物定位是有關聯的。奇茂先生特別熱愛生活，不管走到那裡，兜里總是裝著一本速寫本，記錄著打動自己的事物。在美術家面對生活時，如何把打動自己的客觀事物轉換成主觀的藝術符號，速寫是最便捷的藝術手段，也能使美術家在生活中獲得的第一個鮮活的藝術符號。奇茂先生在世界各地寫生，更像是牽著一根線到異國他鄉散步。線是東方中國畫的兩度空間特有的文化符號，結構是西方油畫三度空間的文化符號。奇茂先生在東西方的文化碰撞中成就了自己，他用速寫收集的素材的量和抽屜裡的飛機票成正比。師母拉開抽屜的瞬間，那海量的信息，剎那間讓我明白了一切。

奇茂先生的中國畫中的人物和動物總喜歡把動態作為平衡畫面的支點，每每拿起蘸滿墨的毛筆時，他深邃的眼睛在堆滿笑容的臉上顯得那麼睿智，似乎好像看見先生在搜索腦海裡對世間瞬間動態記錄，在先生微微翹的白鬍子抖動中，一隻鮮活的小猴子躍然於宣紙上。這種功夫是當今繪事人中少有的。這也得益於奇茂先生對中國文化的分寸與火候的把握，使其早已成為中國畫的性情中人。「胸有成竹」到「胸中無竹」，這是一個成熟高手的表現。在中國畫落筆之時，古人曰之「意在筆先」，並不提倡「胸有成竹」。因「胸有成竹」往往是「依樣畫葫蘆」，在背「九九表」。若是這樣就大大的約束了畫家的主觀能動性。那麼什麼是「意在筆先」呢？道家思想中的「立像盡意」和「得意忘象」。這是中國古代文藝理論思想要點之一。奇茂先生深得其中精髓也。

中國畫是線的藝術，奇茂先生是玩線的高手，正如此，奇茂先生喜歡畫線的速寫。速寫的功能除了收集素材外，更主要的是訓練自己對動態和型的捕捉能力。造型的關鍵是兩個字「取、舍」，攝影藝術是以「取」為主的，而中國畫藝術則是以「舍」為妙。速寫則是訓練「舍」的最佳手段。攝影是在取景框裡照單全收，而速寫呢，畫到「高處」時，可「疏能跑馬，密不透風」，這是一種境界。奇茂先生深知其奧妙，早把速寫當做「超度」自己意向造型的一種進取手段了。我們只要仔細讀先生筆下的作品，「台北的夜市」「北漠的馴馬人」「江南的放牛娃」「飛躍的猴子」。讀著讀著你就會發現，是一根有生命的線在呼喚眾生，這根線就是先生賦予筆墨的藝術生命。

「一線生機」用在中國畫中是再適合不過的，線的形式是最簡單的也是最複雜的，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線則然之，線則速寫是最好的解題鑰匙，奇茂先生把握好了這把打開大千世界的鑰匙，用的游刃有餘。



我們一起來讀一讀奇茂先生的「媽祖出巡」這張作品。其最能體現先生的風格，複雜的畫面，張弛著眾多營生的構圖，但只要我們虛著眼罩一看，畫面僅剩下：白塊裡的線；黑的墨色；淺絳的背景。巧妙的用黑白兩色平衡了畫面，用洗練的線貫穿其中，是大快淺絳方形為背景，形成「靜」的構成，線卻以「動」勢遊藝其中。不由我想起了長安畫派石魯先生說的「靜得形，動得神」。後則是道家名句「以靜制動」。中國有句名言「九九歸一」，中國畫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均為在動態中產生的變數，而「九九歸一」則是最終得到的整體畫面。所以畫面最後整體的大「靜」，將是「動」的歸宿。由於奇茂先生的速寫功夫了得，對畫面所有人的動態把握高潮迭起，彷彿畫中的民樂聲始終在畫外蕩漾，餘音繞樑，使觀者流年忘返。而奇茂先生的藝術思想，大局觀，在這張作品中發揮的淋漓致盡。速寫啊，速寫啊，把握動態之根本。



「東亞現代少女一展風貌」，奇茂先生經常到世界各地寫生，這是他在日本的速寫作品。畫面簡潔明快，人物造型生動，線和墨塊穿插其間，從少女們的身上散發出一股異域的青春氣息。奇茂先生的畫裡，能聽到最美的玄樂，線的抑揚頓挫，墨的含蓄收斂，人物造型疏密有序，畫面的藏與露的高低音二重奏，最後構成完整的生活的交響樂。細細評來，妙不可言。奇茂老師啊，對生活的愛，對藝術的痴迷，速寫是他最得心應手的功夫。



「代代封侯」是奇茂先生參加大陸第十屆全國美展的作品，也是先生畫動物的經典之作。在大陸產生著很深的影響。奇茂先生畫猴是中國畫一絕，畫猴的畫家很

多，但畫到這種形、神、勢一體，只有先生一人。不管是騎在大猴身上的小猴，還是戲耍的群猴……當那碩大的猴子凌空一跳，笨笨的形體在線和墨韻的助推下，輕盈盈地掛在畫面中間，它似乎還回過頭來做個鬼臉……。絕了！我在台灣藝術大學當客座教授時，曾請教過奇茂先生，為什麼猴子在您的筆下就如此有靈氣，先生的臉總是堆滿笑容，「我在世界各地寫生時，最喜歡去的地方是動物園，最喜歡畫的是猴子的速寫」。這就是對生活的積累。「只要功夫深，鐵棒磨成針」，奇茂先生畫速寫線的盡頭似乎永遠就掛著個活潑可愛的小精靈。

我很珍惜和奇茂先生相處的日子，先生也特別喜歡我這個弟子。有一次，我帶兩位年輕的大陸博士在台灣訪問，奇茂專門設宴招待了我們一行三人，先生喜歡和年輕人擺龍門陣，探討學術，聽取年輕人的見解。他常笑著說「長江後浪推前浪」，至今博士們都忘不了那一次難忘的交流。我在台灣藝術大學任教期間，也喜歡帶著台藝大的博士生去奇茂先生家去討教，每次都是滿載而歸。

奇茂先生是一座山，讓我們望其項背，使我們努力學習並懷念之。

奇茂先生走了，走的我們很不適應。

